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### 第二十九回 昭雪沉冤僥倖半年黑獄 犧牲幸福傷心一代紅顏

林林要緊收拾也不理他，阿寶自己坐下了，便笑問道：「阿呀，先生你這般忙碌，可是要動身到那裡去了？」林道：「正是。」阿寶又問道：「什麼事，這等要緊？」林林見他聒噪不過，只得把慶如受屈的事，告訴了他。阿寶失驚道：「原來果真有這件事，我還當是華大人的謠言哩。」林林聽他話中有話，便問道：「華大人怎麼講？」阿寶鄭重道：「先生你是我的舊主人，你的事我有不關心的麼？這件事不是我來多嘴，本來你先生太過分了，自然要惹出禍來，倒害了項大少枉送了一條性命。」林林著急道：「你囉嗦什麼？快講你的！」阿寶道：「說起來話長哩，就是你先生早先不肯聽我的話，被華大人聽見了很見怪你，便寫信到京裡去，一概告訴了王大人，自然又加上些激怒的話，大概說你先生，戀住了項大少，不肯離開，除非把項大少除去了，那人就是我們的了。又說項大少是個會黨，要除去是好下手的。這信去後，前天忽然京裡來了一個電報，華大人正在書房裡，看過之後，只聽他呵呵大笑道：「這番看項慶如還能奪我口裡的肉麼？」便把我叫去，一一告訴了我，說是王大人如何著惱，如何發電到南京制台那裡說項大少是個匪黨，要他拿住嚴辦。南京制台如何發急，便發電到上海道叫拿人。他們如何商量，一定要治死項大少；如果項大少不肯招認，他們如何要嚴刑逼供，那夾棍梭子，如何利害，如項大少再不招認，他們要如何在獄中謀斃，報個病死了事。王大人又如何囑托華大人叫把你硬抬進京，華大人又如何買囑巡捕包探，四處偵察你的舉動，恐怕你要逃走，王大人又如何許華大人的官升三級，如何許你如到京，就封為側福晉，享受榮華富貴。」阿寶滔滔不斷的說了，林林一言不發，竟軟癱在椅上，那眼淚不住的流下，阿寶又接上說道：「華大人還叫我關照你一句話說，本來是就要這般做的，但他與你相好在先，究竟不忍，他說如果你肯從此斷絕項大少一邊，安心樂意嫁與王大人，他也不肯害人性命，就可以替項大少想法，把他救回來，包你毫無傷損，先生你道如何？肯不肯說明了，我好去回復他。」林林聽了，正在沉吟，阿寶又道：

「先生你這一句話，關係項大少的生死，你如再不肯，休想再救得項大少的性命。只落做個含冤之鬼，你想想如何對得住你呢？你不如答應了，雖是從此不能相見，也算報答過他的恩情了。」林林聽到此處，覺得腦筋一動，異常感觸，便問道：「你能保得項大少平安回來麼？」阿寶笑道：「先生又來了，這是何等大事，我能胡亂說的麼？自然可以作數的。」林林把手一拍道：

「罷，罷，只要救得慶如性命，就犧牲我的幸福，也說不得了。」

便對阿寶道：「你去對華大人說，叫他趕快想法，去救出項大少來，只要項大少有了釋放的信，我就聽憑他們擺佈便了。」阿寶贊道：「好爽快，我說先生沒有個不明白的，只是還有一說，也是華大人說的，他恐怕先生見放了項大少又要反悔，雖是不怕，但如果執意不從起來，他們也無可如何，所以要預先說明，如果先生這樣，仍要照舊去害項大少的。」林林笑道：「我一應許了人，從沒有反悔的，叫他放心。」阿寶才笑容滿面的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兩邊均已說妥，上海道署又接南京來電，是昨奉京電，項國瑞係屬誤拘，可即釋放等因，仰即覓保來保釋，勿延。次日新聞紙上登了出來，自有慶如家屬叫人去保不題。

阿寶先一日已來送信，便約定明日放輻馬車來接林林到華公館暫住，再行定期進京。林林當下又哭了一場，想起巴黎茶花女，因要保全亞猛名譽，仍為馮婦，我此刻為慶如的性命，也另嫁他人，情事十分相類，可見得我取這個樓名時，已經有了識了，又想馬克當訣絕亞猛時，已將自己當作已死，我此刻何嘗將死的人，然則今天便是我的死期。自今天以後，只當另是一人，另過一生並且自誓不再以人道自居，不再以愛情待人，不再享人生幸福，則今天不可不自祭一番，以為我今生結果的紀念。

又想慶如那裡，不可不留一封信，以為我的臨終遺囑，於是拭乾了淚痕，從新靚妝起來，換了一身鮮豔衣服，將自己的小照，供在中間，向瓶中取了一枝茶花，奠酒三爵，自己作了一副輓聯，是集的曲文：

一代紅顏為君絕三生遺恨在人間

又鋪紙命筆，作致慶如的札道：

茶花第二，謹致書於東方亞猛君執事前：日已矣，我亞猛所摯愛之茶花，其自此長絕矣。我兩人之姻緣，其自此永訣矣。

我作此書時，我肝腸進裂，淚血滴紙，作殷紅色，昏絕復甦者屢矣。以我之哀痛如是，知我亞猛讀我書時，亦必肝腸進裂，淚血滴紙作殷紅色也。嗚呼！我書至此，我心亦碎矣。自君被禍，我無日不在泣血中，固不若今日之為最痛也。君知之乎？

君之禍起於近日，而其根實種於我倆情固結之時，情者禍之媒，其信然耶。我既以情禍君，我又忍視君之獨就禍耶，我欲以死拯君，而君不可拯，則仍我禍君也。我常深思極計，苟有以拯君者，雖碎割我之體肉，至如粉米，如細沙，復經風揚作無量數之小體，或滅絕我之生命，使死而為鬼，我均甘之。君被禍之次日，阿寶復來，始悉彼奸人之譎計，復盛其勢以挾我，君試思之，我以一瓮獨無告之婦人，何足以抵抗彼之勢力者，然而我心至堅，刀鋸鼎鑊何畏者，乃彼奸復以甘言詆我，迫我以不得不允之勢，則謂我允之足以拯君也。嗟乎！我待死久矣。

所以忍須與者，欲拯君耳，處無可如何之時，等之死耳。允之何害，此我所以允之而不顧也。嗟乎！亞猛，自我允之，而我兩人之間，遂樹一萬丈之堅牆，永永不得復接矣。我不復接君，我生，何樂？固即死耳。而彼奸又憫我，謂我死，仍將不利於君。嗟乎！我又何敢遽死耶！今我與君絕矣。此後之歲月，當如入阿鼻之獄中，非復人生所有，然我之腦中，仍深印亞猛小影，非利欲所能滅也。由此一念，自一年以至十年百年千年萬年萬萬年，永永不滅也。亞猛勛哉。以君才調，努力當世，何患不足千古，幸無以我為念，臨命倉卒，不盡欲言，垂死之茶花武林林絕筆。

林林作了書，擲筆就寢，明晨交於隔壁一個鄰居，托他候慶如來時交與他，便自梳洗。少頃，阿寶坐了馬車來，林林收拾收拾，即登車而去。正是：

侯門一入深入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

卻說慶如自被拘到南京，押在上元縣裡，雖問過幾堂，但本無實據，並未定案。整整坐了半年的監，那日得了京電，又有人來保，便把他放出來，趕緊搭船回滬，趕到茶花第二樓，一進了門，只見景物蕭條，美人已去，不覺吃了一驚。那鄰居過來，將林林留下的信交與他，並將大概情形，約略說了，慶如不聽猶可，聽了登時失了三魂，走了七魄，一跤望後便倒，不省人事。好容易灌湯姜，掐人中，救醒了，他也沒有心緒再留，立刻搬入一家客棧，躊躇了一夜，打定一個厭世派的主義，收拾琴劍，竟自飄然長往，不知到天之涯，還是海之角去了。